

Vilin Classics

DALE CARNEG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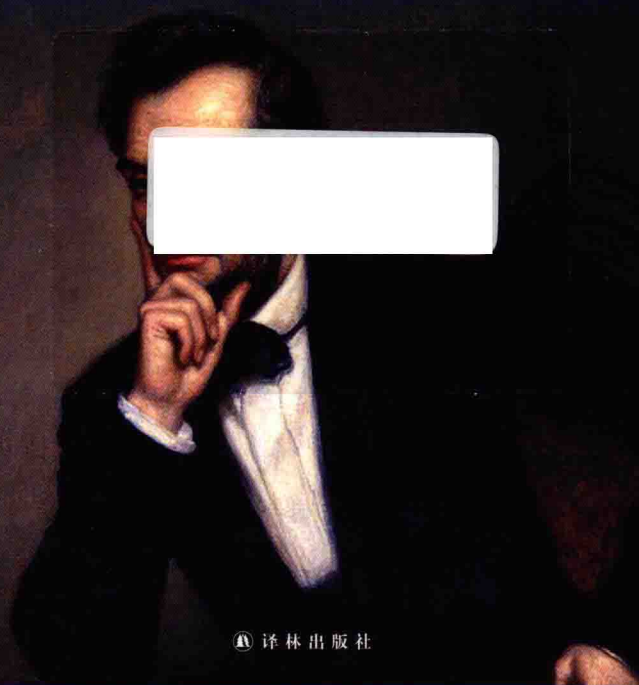
经/典/译/林

Lincoln The Unknown

林肯传

[美国] 戴尔·卡耐基 著

朱凡希 王林 译



Yilin Classics

DALE CARNEGIE

经/典/译/林

Lincoln The Unknown

林肯传

[美国] 戴尔·卡耐基 著

朱凡希 王林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肯传/(美)卡耐基(Carnegie, D.)著;朱凡希,王林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6.5
(经典译林)
书名原文:Lincoln the Unknown
ISBN 978-7-5447-5996-0

I. ①林… II. ①卡… ②朱… ③王… III. ①林肯, A. (1809~1865)-传记 IV. ①K837.12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86775号

书 名 林肯传
作 者 [美国]戴尔·卡耐基
译 者 朱凡希 王 林
责任编辑 陈 锐
原文出版 Dale Carnegie and Associates, 1959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盐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9
插 页 4
字 数 186千
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996-0
定 价 2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缘起

数年前的一个春日，在伦敦的戴萨特酒店，早餐时分，我一如既往地翻看《晨报》的专栏版，试图搜寻一些有关美国的消息。美国的新闻当然是没有找到；但是，那个幸运的早晨却给我带来了一个重大的意外收获。

在那段日子里，被誉为“下议院之父”的前任议员 T. P. 奥康纳正主持着《晨报》的“伟人与回忆”专栏。在那个特别的早晨以及之后的好些日子里，专栏都是以亚伯拉罕·林肯为人物的特写——并非专注于他的政治活动，而是他事业生涯中个人的一面：他的悲伤，他的屡屡失败，他的穷困，他对安·拉特利奇的深沉爱恋，他与玛丽·托德的不幸婚姻。

我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将林肯的系列故事读完。之后，我感到惊讶。我生命中的前二十年是在中东部度过的。中东部距离林肯所在的州并不遥远，并且我一直都在研读美国历史，因此理所当然地，我早该宣称自己知晓林肯的一生。但是，读完专栏故事之后，我发现自己并不了解林肯。事实上，作为一个美国人，我却不得不跑到伦敦，去阅读一位爱尔兰作家撰写的文章，才得知林肯的人生堪称所有人类史书中最吸引人的故事之一。

这仅仅是因为我的可怜的无知吗？我不知道。但是，这个问题很快就有

了答案,因为当我与国人探讨这个问题时,很快就发现,国人对林肯的认识与我相差无几。他们所知道的林肯也就只有这些:出生在一个小木屋里;跋涉好几英里去借书,四仰八叉地躺在壁炉前的地板上挑灯夜读;起先干着伐木的营生,之后成长为一名律师;他的笑话很多,说什么男人的腿应该修长得足以触及地面;他被誉为“诚实的阿贝”;与道格拉斯法官激辩,之后便当上了美国总统;他头戴丝绒礼帽;他废除了奴隶制;他在葛底斯堡发表演说;他宣称他想知道格兰特将军喝的是哪个牌子的威士忌,以便能给其他的将军们也送上一桶;最后,在华盛顿的一个戏院里,他被一个名叫布思的坏小子给谋害了。

《晨报》的专栏文章激发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于是,我走进大英博物馆的图书室,大量阅读与林肯有关的书籍。书读得越多,我对林肯越是着迷。终于,我下定决心由我自己来撰写一本有关林肯生平的书。我知道自己没有受过任何写作的训练,更谈不上富有创作的激情、素养和足够的能力,可以为学者和历史学家们提供学问高深的论著。再者,我也感到没有些许的必要再出版一本类似的书籍,因为现有的都已经相当优秀。然而,在读完有关林肯的故事之后,我确实感到有这个必要。我的书应该可以向当今行色匆匆的普罗大众,简练地述说一下林肯事业生涯中最引人入胜的史实。于是,我开始努力撰写这样一本书。

写作始于欧洲。在那里,我艰苦笔耕了整整一年,之后在纽约又花去两年的时间。结果是,我将那三年写下的文字统统撕碎,扔进了垃圾堆。之后,我去了伊利诺伊——林肯曾经心怀梦想并为之艰苦奋斗的地方,拿起笔再次写下林肯的故事。在那里,我与那些和林肯沾亲带故的人们一起度过了好

几个月的时光，他们的父辈们曾经帮助林肯开垦土地，修建篱笆，把猪赶到集市上去出售。为了了解林肯，我潜心研读古籍、演讲稿、年代久远的报刊，以及发霉变质的法院记录。

我在彼得斯堡小镇度过了一个夏天。之所以要去那里，是因为它距离修复过的新塞勒姆村仅一英里之遥，而新塞勒姆是林肯人生观的发源地，也是其一生中最幸福快乐之所在。在那里，林肯经营过小作坊，开过杂货店，学过法律，当过铁匠，做过斗鸡和赛马的裁判；他坠入情网，因失去恋人而心痛欲绝。

即使在鼎盛时期，新塞勒姆的居民也没有过百，而它存在的时间总共也就十年左右。林肯离开之后不久，这个村落就变得荒凉了。蝙蝠和燕子在摇摇欲坠的木屋里筑巢，狂野的牛群则在那片土地上觅食了半个多世纪。

好些年前，伊利诺伊州政府终于把那个地方给管制了起来，将它修建成为一个公园，里边复制了一些一百年前模样的小木屋。所以，今天的新塞勒姆看起来颇有几分林肯时代的模样。

那棵白橡树依然挺拔地矗立着，林肯曾经在那棵树底下学习，摔跤，忘情地做爱。每天清晨，我都会带上打字机，从彼得斯堡驱车赶到那棵树下，写下一章半节的文字。在那样的环境里写作是多么地惬意呀！蜿蜒曲折的桑加蒙河在我的眼前静静流淌，环绕在我四周的林木和干草，随着白色小牛仔的声声呼唤而翩翩起舞；蓝色的松鸦、红色的风琴鸟，还有金翼啄木鸟在林中穿梭。林肯在我眼前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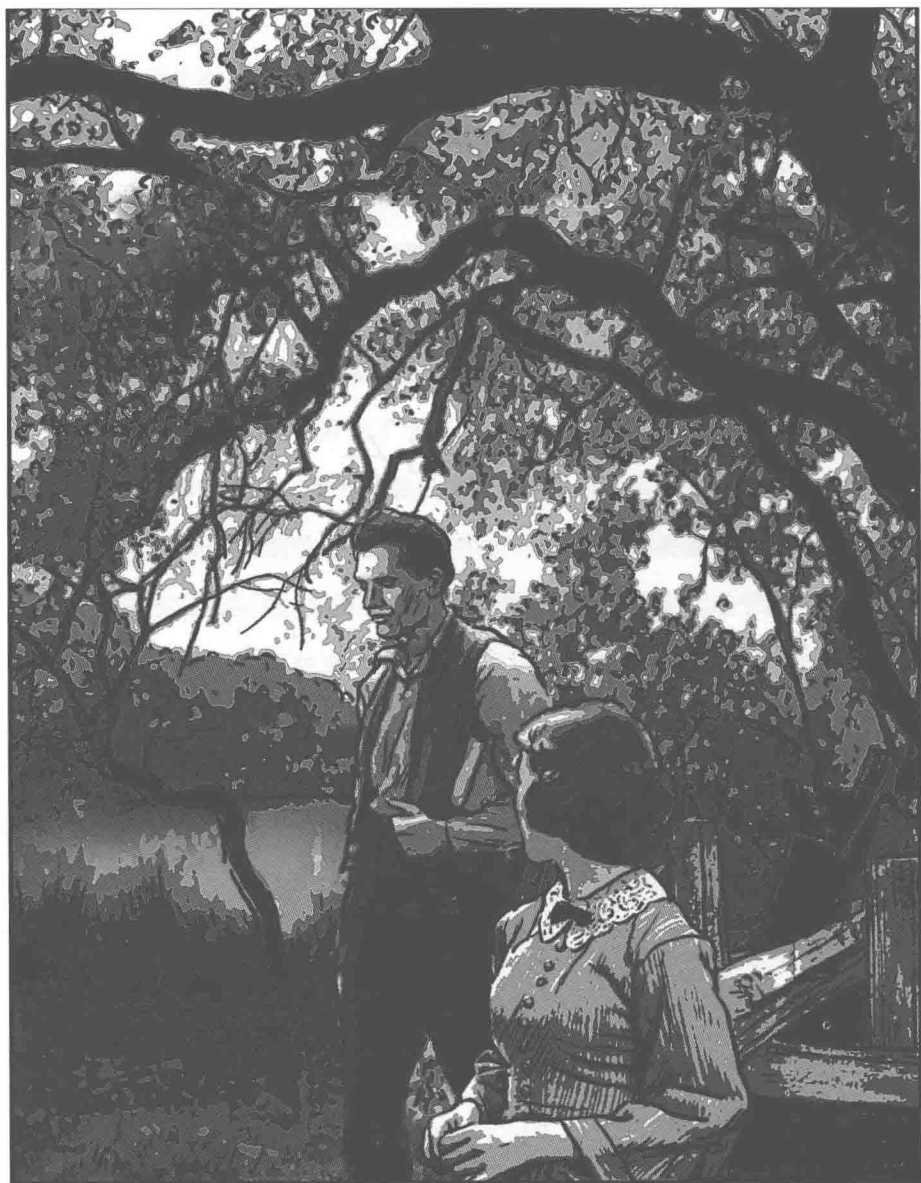
每当夏夜月朗星稀，鸟儿在桑加蒙河两岸的树丛中欢叫的时候，我便会独自一人前往新塞勒姆。拉特利奇的小旅馆在皎洁的月光映衬下，在夜空中

活灵活现，它让我不禁想起一百年前，正是在这样的夜晚，年轻的阿贝和安手拉着手在月光下并肩漫步。他们聆听着夜莺的歌唱，梦想着注定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未来。然而，我坚信，新塞勒姆是林肯最能感受到幸福的地方。

写至林肯的心上人去世那一章时，我带上一张小折叠桌和一台打字机驱车穿越乡间小道，经过一个猪圈，再经过一片牧牛的草地，终于来到了这片静谧的土地——安·拉特利奇长眠之所。现在，这片土地完全荒芜了，杂草丛生。为了接近安的坟墓，我不得不大刀阔斧地斩除杂草和灌木。在这个林肯曾默默哭泣的地方，我开始了悲伤故事的叙述。

许多章节我都是在斯普林菲尔德写就的。有些章节是在老房子的起居室里完成的，那是林肯伤心度过十六年人生的地方；有些章节是俯伏在林肯第一次起草就职演说的桌案上完成的；剩下的章节则是完成于林肯走进法院与玛丽·托德争吵不休的地方。

第一部分



夏夜，林肯和安并肩漫步于桑加蒙河的河堤；两岸的夜鹰在林中吟唱，而萤火虫则在夜空中编织出丝丝金光。



在哈罗兹堡——曾被称作哈罗德要塞——曾经有个名叫安·麦金蒂的女人。据史书记载，安和她的丈夫是最早将猪、鸭和手纺机带到肯塔基州的；而且人们还说，安是在那落后、荒蛮的土地上做出黄油的第一个女人。但是，安的出名却源于这样一件事：她创造了一个经济和纺织的奇迹。在那个古老而神秘的印第安乡间，没有人种植棉花，也买不到棉花，而豺狼又把绵羊给吃了个精光，因此织布的原材料压根儿就找不到。然而，聪明绝顶的安·麦金蒂居然想出了一个纺线和制作“麦金蒂布”的好办法：利用荨麻棉和水牛毛这两种廉价而且随处可见的东西。

这可是个特大的发明创造，家庭主妇们从大老远、相距一百五十英里的家中，来到她的小木屋里学习新手艺。她们一边织布一边闲聊。但是，她们的谈论极少涉及荨麻棉和水牛毛，而是很快就转变成了东家长西家短的闲话，而安·麦金蒂的小木屋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公认的丑闻情报交换地。

在那个年代，通奸是可以定罪的，而养私生子则是极为不端的行为。安一旦得知某个女孩的过失，便会跑到大陪审团那里去告发。在她看来，生活当中没有其他任何事情能比得上这一件事——告发那些女孩可真是太大快

人心了!在哈罗德要塞一个季度的法院记录里,有很多可怜的女孩因“安·麦金蒂的情报”而被裁定犯有通奸之罪。1783年的春季,哈罗兹堡法院就有十七桩案子开庭,其中八桩被裁定为通奸。

这是其中的一个通奸案。1789年11月24日,大陪审团做了如下记录:
“露西·汉克斯,通奸罪。”

这已经不是露西第一次被定罪。她的第一次是在数年之前,在弗吉尼亚州。

这已是陈年旧事了,可查的记录少之又少,只有些零碎的细节,而事实的背景更是无处可寻;然而,从中还是可以重组这个故事。不管怎么说,故事的关键元素还是存在着。

汉克斯家族在弗吉尼亚州曾经拥有一片狭长的土地,一端连着拉帕汉诺克河,另一端则接着波托马克河。在这片狭长的地带里,还居住着华盛顿家族、李氏家族、卡特家族、方特勒罗伊家族,以及其他一些有权有势的家族。这些权贵们会参加基督教会的礼拜仪式,而与他们相邻的那些贫穷、大字不识一个的家庭,例如汉克斯家,同样也会去参加礼拜。

1781年11月的第二个星期天,露西·汉克斯如往常一样前往教堂做礼拜。这一天,华盛顿将军将他那翘首以待的客人拉斐特将军领进了教堂。人人都期盼着见到这位声名显赫的法国大将军,因为一个月前,正是他协助华盛顿在约克镇打败了康华里勋爵的军队。

那天早上,唱完最后一节赞美诗、祈福完毕之后,教区居民们排成一行,缓缓向前与这两位战斗英雄握手问候。

但是，拉斐特除了军事策略和国家事务之外，还有另一个爱好——对年轻漂亮的姑娘情有独钟。他有这样一个习惯：一旦看上了哪位姑娘，他便会要求接见，并亲吻她以表达赞赏。在那个特别的早上，在基督教堂前，他亲吻了七位姑娘。那天，教区长以圣路加的口吻洪亮诵读《福音》第三章的影响，也远远不及拉斐特的亲吻意义深远。露西·汉克斯就在这七个女孩之列。

这个亲吻所引发的一连串事件，正如拉斐特为我们而战的所有战斗一样，足以改变美国的未来。或许，改变的还有更多。

在那天早上的集会上，还有一个单身汉。年轻的单身汉出身于一个富贵家族，自然对贫穷潦倒、大字不识一个的汉克斯家了解甚少。然而在那天早上，他认为——当然纯粹是他的想象——与其他姑娘所得到的亲吻相比，拉斐特亲吻露西时倾注了更多一些的热情。

这位年轻的庄园主非常尊敬这位法国大将军——既是军事天才，同时又是漂亮女人的鉴赏家。于是，他开始对露西·汉克斯想入非非。清醒过来之后，他意识到这世上杰出的佳丽都是在贫穷的环境下给调教出来的，有些人的家庭背景甚至比露西家的更糟糕。比如说汉密尔顿夫人；比如说迪巴里夫人——一个贫寒裁缝的私生女——从未接受过教育，近乎于一个文盲，然而她却和路易十五并肩统治过法国。这些过往的逸事想起来真让人感觉心里暖融融的，它们使得这个年轻人的欲望变得有尊严。

这一天是星期天。整个星期天，他心里萦绕的都是露西这名小女子。星期二的大清早，年轻人策马赶至汉克斯家脏兮兮的小木屋，聘请露西作为他家种植园里的一名女佣。

其实，年轻人手下已经有了好些奴隶，根本没有必要再雇用人。然而，他

还是雇用了露西，给她干些轻活，并且叫她不要和其他奴隶接触。

在那个时候，弗吉尼亚州的有钱人家都将儿子送往英国接受教育。露西的老板曾经上过牛津大学，还将他喜爱的书籍一整套一整套地带回了美国。有一天，他在图书室里闲逛，发现露西坐在那里，手里拿着抹布，凝视着一本历史书中的插图。

这样的举止对于一个用人来说可是非同寻常。年轻人没有在乎露西的用意，他把图书室的门关上，坐下来，给露西朗读插图底下的解说词，并告知其中的含义。

露西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着。后来，让年轻人惊讶的是，她说她想学会阅读和写作。

天哪！这是在 1781 年！一个女仆有如此的向往，简直令人难以理解。弗吉尼亚州在那会儿还没有开展免费的学校教育，只有不到一半的业主在做交易时能够亲笔签署自己的姓名，而所有的女人在转让土地时都是以记号来应对的。

然而，这个女仆却渴望学习阅读和写作。弗吉尼亚州那会儿最老实厚道的人可以将之称为“危险之举”——如果不是“变革之举”的话。但是，这主意却激发了露西主人的热情，他自愿允诺做露西的导师。那天晚上，晚饭之后，他把她叫进了图书室，开始教她学习二十六个字母。几个晚上之后，他把他的右手抓握在她那拿捏羽毛墨水笔的手上，教她如何拼写字母。他教了她好长一段时间，可以毫无愧色地说，他的教学相当不错。露西的一个手迹现在还保留着，它显示出露西书写时十足的大胆和自信：书写表达了源于自身的灵气和个性。她不但使用了“批准”这个词，而且还将它正确地拼写了出来。

这个成就可是非同一般，因为在那时，哪怕是像乔治·华盛顿那样的男人，在文字拼写时也并非完美无缺。

那天晚上，在完成了阅读和拼写课程之后，露西和她的导师肩并肩地坐在图书室里。透过壁炉里跳跃的火苗，他们久久凝视着在森林尽头升起的一轮明月。

她坠入爱河，深深地信赖着他。然而，这样的盲目信赖一文不值——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他带给她的都是焦虑不安。她茶饭不思，难以入睡。她变得面容憔悴，整个人无精打采。当她觉得连自己都无法否认怀孕这个事实时，她告诉了他。有那么一会儿，他想过和她结婚，但仅仅是一会儿而已。家庭，朋友，社会地位，微妙的关系，恼人的场景……不行！而且，他开始厌倦她了。于是，他花了些钱，把她打发走了。

在这之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对露西指指点点，碰面时连个招呼也没有。

一个星期天的早晨，露西制造了一桩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毫不知羞地，她把自己生下的婴儿带去了教堂。集会里有教养的女人们被激怒了，其中一人站了起来，要求“把那个荡妇赶走”。

这样的羞辱已经足够了。露西的父亲不想自己的女儿再受到任何辱骂。于是，汉克斯家人将他们为数不多的家产放上马车，辗转荒野，穿越坎伯兰岬口，最终安家于肯塔基州的哈罗德要塞。在那里，没有人认识他们：他们可以把谎撒得更大，可以不向任何人透露孩子父亲的真实身份。

同样，在哈罗德要塞，露西就像在弗吉尼亚家乡一样逗人喜爱，深得男人的青睐。她又一次坠入情网，而且这一次她迷失得更快。有人发现了她的秘密，这个秘密被传来传去，之后在安·麦金蒂家传开了。如前文所提及的，

大陪审团裁定露西犯有通奸罪。司法官知道，露西不是那种视法律为神圣的女人；于是，他将传票塞进口袋里，把露西撂在一边，自顾自地猎鹿去了。

裁定是在 11 月作出的。至次年的 3 月，法院再次开庭。庭间，有个女人恶意中伤露西，并且要求“将这名荡妇拖进法庭”，以回应所有对她的指控。于是，另一张传票又发了出去；但是，趾高气扬的露西将传票撕得粉碎，朝着向她宣读传票的男人扔去。5 月，法院又将开庭。毫无疑问，如果不是有个了不起的年轻人出现，露西到时必定会被拖进法庭，再次受到裁决。

他的名字叫亨利·斯帕罗。亨利·斯帕罗策马进城，将马拴在露西家的木屋前，径直进了屋。

“露西，”或许，他是这样说过，“我才不在意那些女人对你的评说。我爱你，我要你做我的妻子。”不管怎么说，他确实向她求了婚。

然而，她并不愿意马上结婚。她不愿意镇上充斥流言蜚语，说斯帕罗被迫结婚。

“亨利，我们要等上一年，”她坚持道，“在这一年里，我要向每一位证实，我靠我自己也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如果在这一年的年底你还爱着我，那就来吧，我会等着你的。”

1790 年 4 月 26 日，亨利·斯帕罗领取了结婚证书，再也没人提及传票的事。差不多一年之后，他们结婚了。

这桩婚事让安·麦金蒂那群人不断地摇头和饶舌：这婚姻不会长久，露西又会走回她的老路。人人都听到了这些闲言碎语。亨利·斯帕罗也听到了。他要保护露西，于是他建议往西部迁移，在友善的环境中开始全新的生活。她拒绝了这种习以为常的逃避方式。她说她并不差劲；而且在说这句话的时

候，她的头是高高昂起的。她不打算逃离，她下定决心要在哈罗德要塞生活一辈子，一决胜负。

时光飞逝。她的两个儿子成长为传教士，而她其中的一个孙子——她那私生子的儿子——成了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他就是亚伯拉罕·林肯。

我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让大家知悉林肯的祖辈。林肯秉承了他那弗吉尼亚祖母的良好禀赋。

威廉·H. 赫恩登曾是与林肯共事二十一年的合作伙伴。他应该比现今在世的任何人都更了解林肯。幸运的是，他在 1888 年为林肯撰写了三卷本的传记。在有关林肯的大量作品中，这应该是最重要的了。在此，我摘录第一卷第 3 页至第 4 页中的部分内容：

我记得只有一次林肯提及他的祖先和家庭背景。大约是在 1850 年，我们两个人乘着他那辆轻便马车前往伊利诺伊州的默纳德县。我们即将参与辩护的这起诉讼，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遗传基因的主题。途中，我第一次听他聊起他的母亲。他谈及自己母亲的性格，细数自己从母亲身上所秉承下来的品行。除此之外，他还告诉我他母亲的情况：她是露西·汉克斯的私生女，是个知书达理的弗吉尼亚农妇。他分析说，正是母亲的个性和成长背景造化了她的思辨能力，他的逻辑推断力，他的内心世界，他的远大志向，以及在汉克斯家族后代成员中，其与众不同的禀赋。因此，他认定的遗传基因理论是，出于某种原因，非婚生孩子往往比合法出生的子嗣更强壮、更聪慧。因而他坚信，他那高

人一等的禀赋和过人的智慧源于这位心胸宽广而又默默无闻的弗吉尼亚母亲。回忆是痛苦的,随着马车一路上的颠簸跋涉,林肯频频哀婉祈祷:“上帝呀,请保佑我的母亲吧!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愿上帝和母亲同在。”紧接着,他默默无语。我们的思想交流终止了下来,再也没有说过只言片语。林肯陷入了深深的哀伤,一直沉浸在对自己身世的探寻和揭示之中不能自拔。而我也只有以沉默相对,唯恐惊扰了他的冥想。他那抑郁的语调和哀伤的措辞,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公务旅程让我永世难忘。